



百家笔会

笠饭

□ 曾方紫

当年无数海南人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去南洋谋生,很多人简单的行囊里都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那就是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食粮,这种裹在叶子里的干粮——笠。

在美食天堂海南,光是“饭”就有很多种,除了人们常见的白米饭,还有文昌鸡饭、猪脚饭、牛腩饭、芋头饭、椰子饭、竹筒饭、三色饭等。其实,民间还有一种特色的传统美食——笠饭。

“笠”和粤语“立”同音,是闽南语念作“lap”的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干粮,在海南方言中指“套住”或“罩着”,寓意能留住世间的美好,把福气或好运罩住。其实汉语没有“lap”音,当然也就没有相应的汉字,所以“笠”非彼“笠”,一个海南特色的替代字而已。古时候的海南人去南洋谋生,由于“lap”的发音与南洋当地货币“叻币”的“叻”相似,所以“笠”也就多了一层“财运亨通”的祝愿。无独有偶,更令人想不到的是海南方言的“笠”还与英文的“love”谐音,更增添了其浪漫而美好的色彩。作为一种传统特色食物,“笠饭”本身就带有吉祥与平安的美好祝愿。

在海南,常见的笠是有棱有角的,一般呈长方形,类似枕头状、布袋状或元宝状,形态各异颇有编织艺术感。不熟悉的外地游客乍一看

还以为是粽子呢。其实“笠”和“粽”,无论是外形颜值还是韵味内涵都存在显著区别,寓意更是不一样。粽是用粽叶(柊叶)包裹,形似金字塔或三角形,内容为糯米,有蛋、红豆或肉类等内馅。而笠是用椰叶或葵叶包裹,内容是普通的大米,没有内馅的,只不过在生米裹入笠壳之前会加入蒜粒炒制一遍,还会添加些椰浆提味,这样煮后的笠膨胀饱满,就像个大饭团,吃起来才会有一番独特的风味,因为它还带有一股淡淡的叶子芳香。

海南这种传统美食——笠,最早始于什么时候,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种食物在发明出来时肯定不是出于美食的目的。因为海南天气炎热食物易变质,而包裹在叶子里的笠饭便于携带,长时间不馊,在炊煮条件有限或不便获取食物的情况下可作为人们外出劳作、出门远行的应急储备食品。当年无数海南人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去南洋谋生,很多人简单的行囊里都有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那就是这种极具地方特色的食



时光佳话

穿越时空的称呼

□ 刘泽琴

周五,我头顶着烈日,急匆匆地往学校赶,可别错过开会的时间呀。

“刘姐!”好像身后有声音,我没有停步,心想应该不是叫我吧。后来,同事小慧气喘吁吁地奔到我身旁,亲昵地挽着我的手臂,嗔怪着说:“哎呀,刘姐,我喊的声音越大,你跑得越快!”我愣了一下,赶忙解释:“不好意思,刚才走神了。什么事?”“想让你帮我瞧一瞧学生的演讲稿。”小慧羞赧地说。“没问题,发给我吧。”我爽快地回答。

回到会议室的座位上,我又想起刚才那尴尬的一幕。其实,我当时并未走神,只是这“刘姐”称呼让我内心一紧,不由得想起了与称呼有关的往事。

刚参加工作,我所在的学校有三位老师都姓刘,同事们根据我们住的年龄,分别呼作“老刘”“大刘”和“小刘”。“小刘,帮我上一节课吧!”“小刘,叫你班的学习委员来教导处领取资料。”在这一声声“小刘”的称呼里,我完成了一个新手老师的蜕变,也赢得了前辈们的赞许。我想:小刘,既是因为我的年龄

四季回音

立绿为夏

□ 何愿斌

繁花谢去,夏天的伞盖撑起来。飞鸟入林时,寻觅不到空枝。

初夏的绿色波浪颜色稍弱,形态各异,但是一律向上生长,在天际线处携手成兄弟姊妹,一齐仰望着青天。此时的天空像掺了杂质的湖水,尚不够纯净,底色不够湛蓝,浮云不够散亮,阳光尚未抵达晒皮肤的烈度。

立夏时节,大地的绿是一种油绿,画家的浓墨新泼出来似的,水淋漓,闪耀光泽。老宅堂前,桂花深绿的枝条被浅绿取代,团团如盖,那些去年的叶子躲藏在暗影里。墙角梅树黝黑的枝丫披挂绿装,绿里透红。新茶绿满坡,茶农和露而摘,飞鸟相呼,应答不绝。在山峦的层层青绿间,偶尔会闪现出一道白、一段紫,紫的是楝花,白的是茶靡。开到茶靡花事了,又一个春天不折不扣地归去了!

田园也是绿的,麦子长得半人高了。麦田不透风,飞鸟很难钻进去。那些麦地里的杂草已经成不了气

候,无须再拔。站在麦田边际,我抽出一根麦穗,将它做成麦笛,试图召回童年的乐音。麦笛悠悠,但是童年的小伙伴呢?百里之内,闻无一人。现今的麦田很难看见儿童了,即便有,也是在大人的视野里,在咫尺呵护范围之内。立绿为夏,柔软的麦苗站成秸秆,我期望很多儿童和当年的我一样,在浓绿的夏天,快速长大。麦子熟时是“麦秋”,人在少年时,总要体验一回早熟的秋天。油菜迎来收割季,春天最早的繁花结成硕果,油绿孕育出清亮的油汁。立夏,是植物的成人礼,是一册厚重的宣言书。

池水是绿的,青草拂堤,杨柳垂丝,波光粼粼里游动绿色的飘带。我喜欢初夏的水,“青草池塘处处蛙”。每当暮色垂临,蛙声叫得热烈,像演出的擂鼓者,人倚枕上时,如同睡在鼓乐间,明月高悬,彻夜不歇。白日里,独坐树下木桩,持书卷静读,绿叶遮天,星星点点的日光洒落身上,幽绿浮动,如行碧波中。

粮,这种裹在叶子里的干粮——笠。海南先民从来都不缺少创意,善于就地取材对身边的植物加以利用,喜欢用叶子包裹粮食或肉类进行蒸煮。其实,笠的制作手法比人们常见的粽子复杂得多。野菠萝是海南常见的一种野生植物,它的叶子长长宽宽的,两边长着白色的刺,海南人把野菠萝叫作番葵,它的叶便叫葵叶。人们用椰叶或葵叶编织笠壳,每一片叶子都需被仔细甄别,那些色泽翠绿、质地坚韧且无明显破洞的叶片才会被选用。装入大米烹煮,那看似简单的一提一拉,一来一回,一煮一烹,一盖一掀,其实生命里所有的温暖与情爱,都统统被编织进了笠里,融化在地方习俗和美味之中,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笠,是岛屿农耕美食文化的精髓,是海南本土文化的吉祥、吉利的象征,所以笠在人们心里所寄托的情感和它的分量一样,都是沉甸甸的。笠壳的不同形状还有各自的寓意。比如说,枕头状寓意高枕无忧,生活舒适;布袋状预示盆满钵满,收获多多;元宝形代表财源滚滚,富贵盈门;而小鸭小鸡形则代表欢乐,因为孩子们都喜欢。无论编织成何种形状的笠,一般来说笠壳一定要留好收口的笠叶,便于食用时“解套”,而“解套”预示着解结解忧,把未来的困惑忧愁统统解掉。所以在海南的传统风俗里,每逢闰年闰月外嫁的女儿回娘家时,都会提前做好笠当伴手礼,并用红绳绑在笠上让娘家的阿爸阿妈解开,祈求延年益寿、健康平安。人们都确信无论顺境逆境,做笠吃笠都很吉祥吉利。慢慢品味这独特的海南小吃风情时,你可以尝试一手抓笠饭,一手拿咸鸭蛋那种美妙绝伦的吃法。是的,清淡的笠饭如果佐以咸鸭蛋、鸡蛋、榨菜,那可是最佳的美味搭档。

笠的制法和食用风俗不仅丰富了琼岛人的味蕾,也曾经随着下南洋的先辈带到海外,在海南人的社群中延续,沉淀着古老而悠深的乡愁,蕴含着侨乡文化特色和特有的审美意趣。后来这种独特风俗慢慢演变,人们不仅仅是闰年闰月吃笠,平时也家常食用,乔迁新居、出海打鱼、人宅起灶、儿女满月、亲人病愈等都要做笠送笠吃笠。每逢喜事笠必到,香味纯朴寓意深,所以说笠文化影响深远,由来已久。一直到现在,很多在外拼搏闯荡的海南人逢

小,也是大家对我的宠溺吧。

过了几年,我的教学技能越发精进,逐渐成为了学校的熟面孔。学校年轻的同事越来越多,除了那几个关系亲密的长辈,其他同事都叫我“刘老师”,那个“小”字自然取消了。我也重新定位了自己,做事愈加沉稳淡定,可别再莽莽撞撞,像个愣头青似的。

过四十岁之后,我突然对称呼变得敏感起来。快餐店的年轻姑娘,或是小区里的孩子,遇见我总会热情地喊:“阿姨!”初听时我颇为诧异,什么时候从“姐姐”变成了“阿姨”?更夸张的是家庭聚会时,有几个已婚已育的侄儿,会对他的小宝宝说:“快,叫婆婆!”我的脸上是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心里却是一阵慌乱。表姐在旁边打着圆场:“这是年轻的婆婆。”

二十岁的时候,以为三十岁是多么遥远的事,总想着用成熟的打扮和

年过节回家祭拜祖先,一筐的笠,大的小的都整整齐齐摆放在祖屋的八仙桌上,别有一番情致。

笠饭作为海南传统美食,承载着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在海南人民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它在漫长历史长河中曾经大行其道,长盛不衰。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近些年来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外来文化的不断融入和冲击,目前在海南市面上笠其实已经比较少见了,在省城海口更是难得买到,只有在郊区某个农贸市场偶尔才有机会看到有些阿公阿婆从乡下挑来叫卖。也就是说,笠与其他蕴含着海南特色元素的事物一样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因为编织笠壳是制作笠饭的关键技艺,也是一项需要耐心与技巧的工作,那可是机器无法替代的。现在会编织笠壳的人越来越少,而且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更倾向于选择便捷的食物,导致笠饭这种传统美食的制作和食用频率逐渐降低。

从采摘露兜叶到最后蒸煮完成,笠饭的制作每一步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使得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导致这种传统技艺的传承面临困境。是继续坚守传统,在慢工细活中传承笠饭这道美食的精髓,还是任由这独特的技艺在时代浪潮中逐渐消逝?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不久前,我到乡下采风路过一户农家,无意看到一位在自家庭院地板上低着头专心致志地编织的巧妇,一条条削好的叶子在她灵活的手下出现了枕头状、元宝状、布袋状的笠壳,甚至还有少见的小鸭小鸡状,这普通场景竟然让我驻足而观,欣喜无比……

是的,笠饭越千年,香气溢连连。食物是老百姓普通的日子里藏着的人间烟火,往往寄托着人们对逝去时代的一种回忆。在国际范越来越浓的琼岛海南,人们有机会品尝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味佳肴,但对某些传统食品依然有一种怀旧的情感,笠饭就是其中之一。这种舌尖上的美味,是海南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记忆,无论岁月如何流逝,笠饭,这种裹在叶子里的馨香,永驻于我们的味蕾,氤氲在我们的心中……

走在霸王岭的棧道上

走在霸王岭的棧道上,犹如陷入绿色的大海。

被藤的绿所包围,被草的绿所包围,被空气的绿所包围。

我完全不认识它们,这些直立为屏的板根,独木成林的树王,老茎生花的“空中花园”。

只是触景生情地见识了充满温情的母生树,并蒂而立的情侣树,惊心动魄的绞杀树;

凭小木牌的指点,辨认着坡垒、红豆、野漆、石栎、黄花梨、陆均松,还有见血封喉……横空出世的古藤,描龙绣凤的绿萝,深藏闺中的幽兰,都伸展着毫不掩饰的情意。

也有避而不见的,那是云豹、黑熊、水鹿、巨蟒,以及全世界仅有的22只黑冠长臂猿。

阳光被浓密的枝叶谢绝,凉风被厚实的树木阻挡,只有从天而降的瀑布冲破了无声的寂寞。

走在霸王岭的棧道上,我竟不愿顺从路标的箭头走出去。

真想在此迷失。淹没在这座国家森林公园的绿海里,拥抱着原始的热带雨林的胸怀。

浸泡在每立方厘米的8万个负氧离子里……

在尖峰岭上睡了一觉

一觉醒来,发现躺在绿色的怀抱里。

睡得真甜,真香,真宁静,真放心,连梦都没有进来打扰。推开窗,就走来一座热带雨林。

密密麻麻的浓绿中,阳光都差点射不进去。

只有山风侧着身穿行,只有鸟的歌声在林间走动。

十几个人拉手环抱的古树,和N代同堂的子孙一起成长。

横空出世的藤,随心所欲上天入地龙飞凤舞。

然后,把这一切都倾倒在天池里。

湖水里就盛满蓝天、白云、高山、森林,还有充足阳光,还有民歌与传说。

我知道眼前的不是梦。

睡着时不做梦,醒来后更不做梦。

我只有使劲地吸着这里的空气。

这些被原始森林筛滤过,被高山平湖浸润过,又把我的肺腑淘洗过的空气。

以便下山后,多少能减去些世间的灰尘。

霸王岭与尖峰岭

(二章)

□ 蔡旭

天涯诗海

立夏,时光绿了

(外三首)

■ 张勇

风轻轻吻过树叶
时光便绿了,蔓藤攀爬
油菜将春装进
绿茵,万物悄悄长大
哦,立夏了
那只青蛙 顺着荷叶的绿波
倾诉,自圆内心的奢望
屋檐下的滴答声
让一颗樱桃腮红透亮
一个季节的主题
让人心跳
灌溉,坐果,繁育
农谚里的秘诀一次次
拔节时光,撩拨
小屋细腻的心思
一株株庄稼
出落成农家期待的姿势
旺盛田野碧绿的意象

初夏,一只蜻蜓从宋词中飞来

一只蜻蜓,从宋词中
飞来,荡漾一池
韵脚,那首采莲歌
悄悄铺展
老母亲碧绿的笑容
田野躬身的背影
成为荷花的 祈福

鸟鸣,成为清脆的
心声,荷塘的梦
拔节葱茏的心事
一粒粒光滑的念珠
细数碧波扩散的日子
那棵老树以及
池塘一串绿色的蛙鸣
有着动心的荷香
和荷叶一样
碧翠,和涟漪一样
清激

初夏的心事

初夏的风悄悄
绿了,让老屋不断
拔节青翠
樱桃腮红透亮,心事
在那条窄窄的小巷
跌宕,缠绵

伴随着一个节日
葱茏的故事走向季节
深处,墨绿的田野
疯长乡村的希冀和那些
绿肥红瘦的细节,悄悄
铺展的章节 沾着蔷薇花的
香,让一个背影
落泪,打湿夏梦

五月的一个日子

这个日子如期而至
乡村的憧憬
从时光深处生根
与田野有关的情节
开始翠绿,开始生动
樱桃、芭蕉、桑葚
纷纷书写乡村的风采
水稻、小麦、蔬菜
争先恐后拔节生命的质感
开始疯长饱满的心事
那些葳蕤的词语

悄悄孵化
山坡田园泛绿的故事
顺着阳光,走向丰登

都市表情

街角的修伞铺

□ 董恩兵

计,接过伞仔细查看。

等待的时间里,林芳和周师傅闲聊起来。原来这修伞铺开了三十多年,老街坊们都爱来这儿。“现在年轻人都直接买新伞,愿意修的少喽。”周师傅边说边用锥刀打磨伞骨,火星子溅在他的围裙上。正说着,又有入推门进来,是位拄着拐杖的老太太,颤巍巍地递上一把油纸伞:“老周,这伞是我老伴年轻时送的,您给瞧瞧。”周师傅双手接过,眼神里满是郑重。

林芳的伞修好时,天色已经暗了。周师傅将伞撑开,又合拢,反复检查了几遍,才递给老太太:“放心用,骨架加固了,伞面也补了桐油。”林芳掏出钱包准备付钱,却发现钱不够,手机又恰好没电了。她涨红了脸,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周师傅摆摆手:“不急,下次路过再给。”林芳连声道谢,撑着伞走进雨幕。

第二天,林芳特意早早起来还